

## 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中的梅尼普体特征

吴起芳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杭州 310058)

**提 要:** 陀思妥耶夫斯基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小说体裁形式,但这种体裁并不是前无古人的。巴赫金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体裁源头进行追寻时发现了梅尼普体,并指出隶属庄谐体领域的梅尼普体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得到了独特的再生和革新,他的创作中带有明显的梅尼普体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助梅尼普体并非偶然,梅尼普体的自由形式契合陀氏的创作理念,借助梅尼普体,他与现实展开对话,对社会现状予以批判讽刺,将自己对时代文化的体悟纳入其中,展现对社会与人的深刻认识,传达对永恒问题的深邃思考。在他的中短篇小说中主要体现了道德心理实验、时空穿插、体裁穿插这三个典型的梅尼普体特征。

**关键词:** 陀思妥耶夫斯基; 梅尼普体; 巴赫金; 中短篇小说

**中图分类号:** I512.07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1929年巴赫金的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Проблемы творчества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1929)问世,这是他在流放前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在萨兰斯克生活时期,他完成了《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修订》(1961)。修订版于1963年出版,更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Проблемы поэтики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1963),巴赫金在该书的修订版中补充了一章,题目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体裁特点和情节布局特点》。它几乎占该书篇幅的三分之一,在这个章节中巴赫金大篇幅地介绍了梅尼普体。在这之前,巴赫金就曾对梅尼普体进行了专门研究,“他的著作《论梅尼普讽刺体的历史》在尼·普·奥加廖夫莫尔多瓦大学档案馆的《学术作品一览表》中可以看到,不幸的是手稿丢失,具体的研究内容我们无从得知。”(孔金,孔金娜 2000: 276)然而在修订版中,巴赫金在对陀氏小说体裁源头进行追寻时发现了梅尼普体,并在介绍梅尼普体的形成与来源时,概括总结了梅尼普体的十四条典型特征,指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梅尼普体得到了再现和发展。

### 2 中短篇小说中的梅尼普体特征

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梅尼普体有特别深刻的感受力,他熟知梅尼普体所有的体裁特点,并将体裁的实质渗透他的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晚期的两篇“幻想故事”——《豆粒》和《一个荒唐人的梦》可以被称为梅体,除此之外,在其他一些作品中,如《双重人格》、《永久的丈夫》、《温顺的女性》、《舅舅的梦》中也体现出梅体的一些典型特征。

#### 2.1 道德心理实验

处于极端的境遇之中,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主人公的典型特征。《双重人格》中戈里

亚德金在精神斗争下的人格分裂、《温顺的女性》中丈夫在死亡场景下的幻想、以及《永久的丈夫》中巴维尔在背叛折磨下的扭曲，都成为陀氏揭示“人身上的人”的重要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青年时代就提出“人是一个谜”的重要论题，并表示要揭开这个谜，精神分裂下的神经错乱成为他揭示人性的方式，梦境、幻想、双重人格能够将人身上的人以最真实的状态进行展现。这种特殊境遇的创造并不是纯粹的虚构臆想，它与陀氏观察世界的视角，与他的创作理念十分契合。陀氏对特殊境遇下的人有着特殊的偏好，对人的完整性缺失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他的笔下会创造一系列条件，为发现人身上的人提供各种可能性，并将人的不完整性通过道德思想实验的方式呈现出来。陀氏正是要在这些特殊境遇下拷问主人公的灵魂，对他们进行心理道德实验，以检验他们的思想。

“在梅尼普体中第一次出现精神心理实验，指描写人们不同寻常的、不正常的精神心理状态，如各种类型的精神错乱、个性分裂、耽于幻想、异常的梦境、近乎发狂的欲念、自杀等等。所有这些现象在梅尼普体中，不仅具有狭隘的题材意义，还具有形式和体裁上的意义。梦境、幻想、癫狂——它们使人和人的命运无法获得史诗和悲剧中的那种整体性。”（巴赫金 1988: 169）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把人物放置在特殊事件中，让其在矛盾、对立和冲突之下将现实和理想、善与恶、爱与恨、崇高与卑劣的撞击达到极限。

《双重人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生涯中的第二部作品，这部作品中出现了同貌人的双重形象。主人公大戈里亚德金的同貌人小戈里亚德金是在其精神遭受打击后幻化出的异象，是其人格分裂的产物，是他自身所携带的恶的化身。生活在恐慌之中大戈里亚德金整天不切实际地幻想，却空有野心没有能力，为此受尽上司呵斥，落得同事讥笑。克拉拉的生日会上被赶出来之后，在极端的精神斗争下幻想出了自己的同貌人形象——小戈里亚德金，他擅长溜须拍马、曲意逢迎，在官场与交际场游刃有余，成为春风得意的成功人士。为了往上爬更是能够不择手段，对道德伦理嗤之以鼻。对于这个同貌人大戈里亚德金不知所措，不论是和解还是斗争，他都无法掌控局面，消灭自己的同貌人。在这种精神分裂的状态下，自我根本无法战胜从自身异化出来的另一个“我”，这个“我”实质上是隐藏于本体中的恶，它在人心的战场中与善斗争，导致人格分裂，使内在的恶脱离本身化为幻象，这种幻想的出现表明人的精神与自身的对话已经开始，一场精神道德实验已经开启。

《温顺的女性》发表于 1876 年 11 月号的《作家日记》上，女主人公的人物原型是玛利亚·鲍里索娃。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真实事件加以艺术加工，在其中加入了幻想的成分，并给小说起了一个标题：幻想的故事。《温顺的女性》采用了尖锐的情节引发法，由死亡场景引发的丈夫片段式的自言自语，且整个篇幅都是他的自白，整部小说就像是他的自白书。这是由妄想引发的自白，是一场心灵的自我对话。在叙述者的自白之中满是自责与悔恨却又不断揣测温顺女性对他的态度，相互之间充满了矛盾性，前后表达不一、逻辑不通使得他看起来更像是胡言乱语。这些胡言乱语像是一场充满了辩论的对话。自白的过程是道德心理实验的过程，在这里，叙述者所有的想象都是依托人性对灵魂提出的拷问，他在怀疑与证明中左右徘徊，将妄想发挥到了极致，自白的言论中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就是对人性最好的证明。过去的一切回忆细节都在叙述者的主观评断中展开，所有回溯都试图对温顺女性死亡原因做出回答，这种回答在内容上极力表现人性的善却在实质上最大限度的渲染了人性的恶，这种自白式的灵魂追问法也是对思想者以及他自身道德的一次考验。

《永久的丈夫》中维尔强尼诺夫称巴维尔·巴夫洛维奇·特鲁索茨基为“永久的丈夫”，即妻子的附属品，被带绿帽子却又浑然不自知的人。“永久”一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借用过来的。巴尔扎克称自己作品中的“果里奥”为“永久的父亲”。（弗·斯·基尔波京 1995: 61）特鲁索茨基的确属于永久的丈夫的行列，他从不怀疑妻子的忠贞，一直以为自己生活在幸福美满之中。在得知妻子的不忠、好友的背叛和女儿也并非亲生的诸多真相以后，这个附属品似的人物经历了各种道德心理实验，这个原本善良怯懦的人在面对妻子的

情夫、面对他们的女儿时展现了嗜血的一面，并将心灵的多面性、矛盾性以及由此遭受的折磨深刻地体现出来。这个具有高尚情操的畸形儿，不能用拥抱和眼泪去宽恕背叛，也没有勇气和决心去彻底铲除，只有顺从扭曲人性支使下的报复。他时常怀着愤恨故意出现在妻子的情敌面前，让其生活在怀疑和苦闷的状态下，并用言语暗示和神经质的鬼魂现象来将对方的神经逼到崩溃的边缘，以致出现幻象、幻想和不安的危机梦境。他想杀人泄愤，却错失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唯一一次动手失败之后，心里不是没得手的愤恨，而是惊恐，这惊恐来自别人也来自自己。他将自己的痛苦宣泄在孩童身上，通过毁灭一个无辜的弱者来达到刺痛怨恨对象的目的，对她百般折磨，却又怀着无限的悔意。所有这一切都是来自于那封信，那封信使永久的丈夫因妻子的背叛而产生了人格的扭曲，原本善良的人身上显现出了另一个人，另一种人性，这是特殊情境下，道德心理实验，揭示出人身上的人，让人性的复杂与矛盾在瞬间迸发出来，这种潜藏在人性中的恶甚至远非人自己所能想象。

## 2.2 时空穿插

在梅尼普体中，主人公为了探寻真正的真理，可以上天堂，入地狱，游历未知国度，面对异乎寻常的人生境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短篇小说中也存在这样的主人公，为了寻求真理，跨越不同时空，经历前所未有的奇闻轶事。时空穿插最明显体现在短篇小说《豆粒》和《一个荒唐人的梦》当中，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晚期的两篇幻想小说，情节均带有明显的虚构成分，大胆地想象拓展了主人公的游历空间，将情节发生的场所置于坟墓中，置于梦中，置于遥远的未来之中。

《豆粒》的副标题是“一个人的札记”，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个幻视幻听症的精神病患者，情节主要是叙述自己在墓地的幻觉。“这种叙事者模式可以看作是对普希金的短篇小说《棺材匠》和果戈理的《伊万·费多罗维奇·施邦卡和他的姨妈》中的叙事方式的继承与模仿，叙述者处于‘若梦非梦’（сна наяву）的境地中，使叙事在现实与梦幻中来回跳跃。”（М.Г. Робин 2012: 67）《豆粒》中通过主人公的幻境，使墓地内外的时空穿插切换自如，叙述者所经历的空间轮换为情节虚构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死人王国的空间插入设置了极为巧妙的切入点，以两个“вдруг”为界限，将空间的介入与迁出呈现出来。

应该说，我坐了很久，太久了；也就是说，居然躺到像大理石棺材似的长石上去了。不知是怎么回事，突然听见各种声音。（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 70）

（Надо полагать, что я долго сидел, даже слишком; то есть даже прилег на длинном камне в виде мраморного гроба. И как это так случилось, что вдруг начал слышать разные вещи?）

这时我突然打了个喷嚏。这是冷不防地、无意之间发生的事，效果确是惊人的；顿时寂静无声，仿佛坟墓上的一切都像梦幻似的消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 85）

（И тут я вдруг чихнул. Произошло внезапно и ненамеренно, но эффект вышел поразительный: все смолкло, точно на кладбище, исчезло, как сон.）

在初始涉入点上，作家为叙述者选取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躺在墓地的长石上，在这里墓地的长石就是死人王国与现实世界的门坎，连接“这里”与“那里”的媒介，门坎的出现也表明情节的所处空间将发生转移，死亡或新生将在另一个时空中进行揭示。由此，叙述空间从现实空间转移到死者意识尚存的存续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生与死的边界是模糊的，与生命相联系的自由在这里依然存在，死人拥有与活人一样的意识与思想的自由。但不时散发出的腐臭之气又证明这里是实实在在的地狱，每具尸体都处在腐烂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完全灭绝的道路。每个死后的灵魂都将在这里进行最后的检验，因此，存续空间既是重生的天堂，也是堕落的地狱，是透视自我灵魂的最终场所。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艺术的处理方

式结束了存续空间的叙事，并用第二个“вдруг”将空间再次转接到现实中。用喷嚏——这个活体不自觉的生理反应，结束了死人王国的狂欢，这是对死去灵魂注定腐朽的一种肯定，继肉体死亡之后，他们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灵魂的灭亡，因为他们丝毫不珍惜生命最后的意识。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独有的“突然”建构情节和人物形象，指示了俄国的现实生活，在他的作品创作中，“突然”的使用率从初期到晚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在“突然”中预示着事件的转折，空间的轮换，也显示出叙事角度与场所的转变。每次转换不仅拓展了小说的叙事空间，将情节虚构发挥到极致，也正是在这种不可思议的、若梦非梦的现实中陀氏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看法。

《一个荒唐人的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晚期的重要作品之一，它的副标题是“幻想小说”，它是一个以梦境为主要内容的虚构故事。俄国学者叶菲莫娃(Е.С. Ефимова)这样认为“在文学作品中运用梦境描写手法的作用在于，它在一个空间中创造了另一个更深层次的空间，而被创造出的这个空间最终上升为世界的真正本质”。(Е.С.Ефимова 2002: 271)艺术地运用梦境也是梅尼普体的传统之一，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广泛地运用了梦的艺术潜力，几乎包容了所有的变体和色调。在梦境中，主人公经由了三重时空游历，从地上到地狱再到天堂，伴随这种时空轮换的是主人公由傻瓜到传道者身份的转变，实现了灵魂的自我重生。

在每个不同的时空中，主人公的自我意识都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在现实生活中，他具有傻瓜与智者的双重气质。对世间的一切感到无聊，寻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想用自杀与这个世界彻底决裂。但由于思考小女孩的问题，荒唐人不知不觉进入了梦境，梦中他先是到了自己预想的地方——坟墓。而后，一种神秘力量带他飞越到一个远离地球的神秘国度，一个置于大地之外类似天堂的乌托邦世界。这是梦幻的天堂，一派节日的气氛，洋溢着伟大、圣洁的欢乐，这里是没有人类罪恶污染的一片净土，人们生活安乐，没有欲望，淡薄名利，这里的一切都有自己的生命。荒唐人在理想王国里充当着一个理性教导者的角色，秉承善念向他们传播真理，不料正是自己使星球人丢失了自己的欢乐和幸福，从此走向了罪恶的道路。最终，他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灵魂深处的罪恶本性，于是他毅然选择了传道的道路，去宣扬博爱精神。

在《一个荒唐人的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让荒唐人经由梦境，先后到达生命之外的两极相对空间——地狱和天堂。这是梦的游历场所，同时也是人灵魂中的地狱与天堂，经由空间转换，主人公的灵魂得到了重生，找到了真正的真理。梦境在这里是个强大的依托空间，在梦境里同时存在人间，地狱和天堂，且这些空间可以轻易的转换穿插，以实现故事情节的发展，解决情节发展在时空中受到限制的问题，扩展空间容量。除此之外，梦境中创造的世界带有浓厚的奇幻色彩，打破现实时空的界限，将人的想象发挥到极致。

时空穿插得益于梅尼普体的自由性与灵活性，陀氏借助梅尼普体的这一特征将小说的情节虚构发挥到极致，以致《豆粒》与《一个荒唐人的梦》中主人公在天堂、地狱与现实中来回穿梭，以探寻真正的真理。需要指出的是，能在时空中自由穿梭的主人公并非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而是经过作家精心筛选出来的“特殊的人”，是拥有自我意识的“自由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小说中的主人公自身和主人公周围的世界都置于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之中，这样他就获得了相对的自由和独立。这样的主人公不喜欢来自任何方面的背后评判和推断，他要求一种能使自己披露自己、自己理解自己的艺术氛围。”(樊锦鑫 1983: 40)也就是说，陀氏塑造主人公的方式为他周围世界的荒诞性提供了最合理的解释，也为情节虚构的自由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豆粒》与《一个荒唐人的梦》主人公意识上的超越，使自身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容量，其中蕴含着难以捉摸的潜在变化能量，是无法用常规来加以评判的。

### 2.3 体裁穿插

广泛采用各种插入文体,是梅尼普体文学重要的特点,这些文体包括故事、书信、演说、宴席交谈等,这些插入体裁的使用能够拓展小说的叙述空间,丰富内容,还能转换视角,深入表现人物的心理特征。在梅尼普体中,插入体裁不同程度上还具有讽刺性摹拟的作用。

书信体的形式早在欧洲文学中就已经采用,如狄德罗的《修女》,卢梭的《新爱洛绮丝》,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而俄罗斯文学中首次用书信体形式创作中篇小说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穷人》中,陀氏用 54 封信将下等文官杰符什金与孤女瓦莲卡的每一声叹息,每一滴眼泪,每一丝渴望都寄予在文字之中,字里行间里透露出他们的悲惨经历和悲剧命运。小说以书信体的形式将小人物身上的情感极其细腻地表现出来,以展示其高尚的内心世界。除此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小说里穿插了瓦莲卡的笔记,以讲述女主人公的过去,这使得书信体的容量得以拓展。

中篇小说用书信体的形式便于作者更加自然地倾吐小人物的心声,且书信体对话采取第一人称的形式,以小人物的口吻讲述,能够更加真实地传达各自的内心感受。与此同时,采取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使的小人物更多关注到自己的同类人,这样有利于小人物群体的集中刻画,即将眼光聚焦在杰符什金与瓦莲卡的身上,使形象的刻画更加深刻丰满。陀氏采取古老的书信体形式,又用不同的艺术形式来扩充小说容量,丰富主人公形象,他将这一体裁的深刻性与灵活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采用质朴真诚的语言,将人物的内心感受细腻地展示开来,让读者为杰符什金和瓦莲卡的命运感到悲伤难过。

《地下室手记》第二部分的开头采取讽拟体的形式,插入了涅克拉索夫的诗,这首诗是对“地下人”过往生活的一个回忆性概括,也是对涅克拉索夫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诗进行讽刺模拟,在这里涅克拉索夫诗中的原义用来表达一种相反的意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涅克拉索夫诗中所谓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进行了无情的嘲讽与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建立普遍幸福的口号在地下室人那里被撕的粉碎,地下人认为那种原理实质上就是一个谎言。不仅如此,这种优美的诗歌文体与后面地下人恶陋粗俗的语言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也成为诗人与主人公不同声音的对立和交锋。

在《地下室手记》中还插入了梅尼普体的亲缘体裁——苛评。苛评是一种内在对话的演说体裁,是通过与看不见的另一方交谈的形式来表现的。“地下人”在自白中始终与看不见的听众对话,揣测他人的想法,预测对方的应答,这恰恰符合苛评的特征,这种体裁使不同思想意识之间具备了对话的可能性,因此地下人的自白中总是带有辩论性和论战性,其中既包含他自己的声音,又包含他者的声音,甚至作者的声音也隐匿于其中。

体裁穿插将书信体以及诗体语言契合到小说中,《穷人》中的书信体穿插在人物塑造与心理揭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杰符什金虽然继承了小人物的特点,但作家在果戈理揭露小人物窘境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其精神世界的挖掘,将人物内心情感与个人意识相融合,在刻画人物方面比前人走得更远。《穷人》出版后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他们从我长于分析而不注重综合的风格看我的独创精神。这就是说,我通过分析每个成分来探测深度,发现整体;果戈理却走一条直径,因而缺乏我的深刻性。”(赖干坚 1995: 20)《地下室手记》中诗体语言的穿插更将对不合理社会秩序的控诉与嘲讽发挥得淋漓尽致。格罗斯曼认为,“这部作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于 1863 年发表的乌托邦幻想性小说《怎么办?》进行尖锐讽刺和批判。”(格罗斯曼 1987: 140)通过“地下人”对水晶宫的讽刺和对鸡窝的青睐,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宣扬的“合理的利己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展开辩论。

### 3 结束语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社会有着独特的深刻理解,他看待世界的视角十分独特,并采用一种特殊的体裁来展现自己的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并非仅是对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梅尼普体的简单再现,它还承载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梅尼普体的透视性,表达了作家对时代的敏锐感知,并借助它传达对社会普遍问题、人民内在思想的深刻审视;梅尼普体的讽刺性,展现了作家对社会上道德堕落、精神空虚现象的讽刺,并对社会的丑陋予以无情地揭露。总之,梅尼普体在作家审视社会发展,评价当下总的精神趋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巴赫金以一种全新的独特视角对 19 世纪伟大的心灵探索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解读,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古希腊梅尼普体的所有体裁特点有非常透彻精细的了解,在他的作品中再现了梅尼普体的特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温顺的女性》、《永久的丈夫》、《豆粒》、《一个荒唐人的梦》等中短篇小说中体现了道德心理实验、时空穿插、体裁穿插这三个典型的梅尼普体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助梅尼普体这一体裁并非偶然,梅尼普体的自由形式契合陀氏的创作理念,它能够最大程度实现情节与哲学上极端虚构的自由,完成了哲学思考的审视功能。陀氏能够借助梅尼普体的政论性与讽刺性,与时代展开对话,批判道德堕落、精神空虚、信仰缺失的时代现实,讽刺骄奢淫欲、物欲横流、人性异化的社会状况,将自己对时代文化的体悟纳入其中,展现对社会与人的认识,传达深邃的哲学思考。

#### 参考文献

- [1]Ефимова Е.С. Сны и видения в народное литературе[J].Научное издание,2002.
- [2]Робин М.Г.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в рассказе “Бобок”?[J]. Ольга Соболева перевод с английского.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2012.(4).
- [3]樊锦鑫. 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中的时间和空间[J]. 国外文学, 1983(3).
- [4]米 巴赫金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 顾亚玲译)[M]. 北京: 新知三联书, 1988.
- [5]米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家日记(上)(张羽译)[M]. 河北: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
- [6]赖千坚. 西方现代派小说概论[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5.
- [7]斯基尔波京.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及其《永久的丈夫》(单景琴译)[J]. 呼兰师专学报, 1995(1).
- [8]谢 格罗斯曼.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王健夫译)[M].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7.
- [9]谢·孔金, 谢 孔金娜著.巴赫金传(张杰, 万海松译)[M]. 北京: 东方出版中心, 2000.

## Features of Mennipea in Dostoevsky's Middle-Length and Short Novels

Wu Qi-f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Dostoevsky created a new genre of fiction, but it is not unprecedented. Bakhtin discovered Mennipea as he searched for the origin of Dostoevsky's novel genre. And he pointed out that Mennipea, a seriously-laughable genre, acquired unique regeneration and innovation from Dostoevsky's works. Dostoevsky's writings have a distinct feature of Mennipea which was particularly reproduced and developed in his middle-length and short novels; his articles embodies three typical features of Mennipea

such as experiment on moral psychology, interweaving of space-time and insertion of genre. It is not by accident for Dostoevsky to use Mennipea and the free form of Mennipea fits the writer's idea of invention. He criticized the social situation as he talked with reality with the help of Mennipea. Meanwhile, he integrated his own understanding of the times into his literary productions. On the one hand Dostoevsky presented his deep understanding of society and people, while on the other he conveyed his profound thinking on eternity.

**Key words:** Dostoevsky; Mennipea; Bakhtin; middle-length and short novels

**作者简介:** 吴起芳（1991—），女，安徽亳州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18-03-12

**[责任编辑: 刘 锟]**